

10/12

江陰文史資料

884
第九輯



江 阴 文 史 资 料

第 九 辑

1988年8月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yt 8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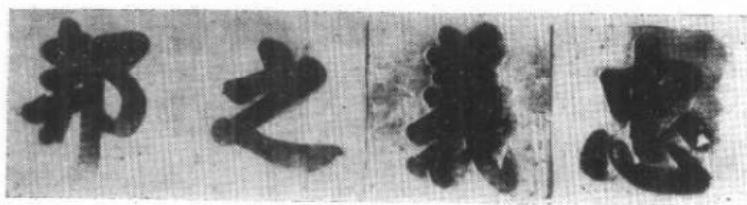
“忠 义 之 邦”

江阴南门城垣上有“忠义之邦”4字，每字2尺见方，雄厚有力，系清嘉庆时学政姚文田所书。1937年日寇犯境，“义之”二字毁于炮火，仅存“忠邦”2字。（照片右）在1945年，移来砌立于中山公园四方亭中，供人凭吊，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抗日胜利后，地方父老要求把这四个字恢复，因为这是我邑人氏光荣史迹，以免湮没失传。国民党江阴县长方骥龄便命秘书孙俊在（陆桥人、复旦大学文学士）书写“忠义之邦”字并作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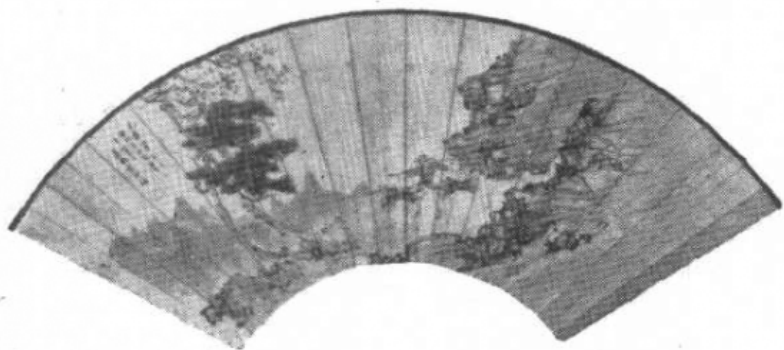
镌刻在五块大方砖上，仍砌在南门城楼墙壁上。（照片二）。



孙书的“忠义之邦”勒石砌上城垣后，当时国民党江阴县党部书记长吴宗渊颇为不满，特赴南京奔走权贵之门，得到蒋中正（介石）题名“忠义之邦”四字回来，雇匠镌石换上。（照片三）。

解放后，这四个字在拆城墙时毁失。





新文学社团“绿波社”的创始人之一——叶鼎洛的扇画手迹
(章先朴提供)

我市适园创建人
陈式金孙、线篆名
家陈文无善书画、篆
刻、诗词，他的“铁线
篆”蜚声海上艺坛，
为书法界所推崇。

麥炎鋪八淨齋瑣人
夾青鑑賜眼平外此
新藤真可第半紉香
蚓綽煥中
壬寅夏月陳文無田圖

心 经 碑



(吴朴诚提供)

江阴文史资料第九辑

目 录

抗战烽火

1. 我参加江阴要塞抗战的回忆……………瀛云萍 (1)
2. 日寇蹂躏顾山纪实……………陶廷柱 (5)
3. 关于先君章星白遇难情况……………章开绪 章开甲 (11)

往事实录

4. 马口锄奸……………璜土乡志办 (12)
5. 我创办长泾红十字会和医院的经过……………张丰胄 (14)
6. 和蒋经国一起工作的日子里……………赵毓麟 (17)
7. 我所认识的江阴国民党驻军和要塞司令
部将领……………袁国琪 (26)
8. 回忆抗战胜利后江阴三次选举概况……………沙钟祥 (31)
9. 解放前北涸的粮行米市……………施泽民 (40)

人物春秋

10. 明代以来的江阴藏书家……………蒋貽谷 (43)
11. 怀念先父王希玉……………王伊复 王伊同 (46)
12. 叶鼎洛生平略述……………李 晖 (52)
13. 怀念章绳以教授……………肖惕铭 (57)
14. 喉科名医吴省三……………季瑞安 吴文达 (63)
15. 吴兆洪传略……………季树农 (66)
16. 我留在大陆的经过……………吴兆洪 (70)
17. 工商界文人祝耀长……………胡山源 (78)

18. 悼念胡山源先生.....王纪光 (83)
19. 线篆家陈文无.....蒋貽谷 (86)
20. 工商巨子邓仲和.....吴克暉 (88)

寻踪探迹

21. 位于黄山港的海军电雷学校.....谢晏池 (92)
22. 江阴红十字会概况.....程以平 (113)
23. 青阳天主教堂.....黄礼石 (117)
24. 华尔德和福音医院.....谢基立 (120)

百年老店

25. 源德堂书坊简史.....王克诚 王寿彭 (122)
26. 宝文堂的木刻印刷.....王德育 (126)
27. 百年药店致和堂.....吴文达 (129)

黑网录

28. 我所知道的江阴“中统”.....沙钟祥 (132)
29. 青红帮组织及其在江阴地区的活动.....黄本仁 (137)
30. 包汉生就任忠救军京沪路总队长前后.....钱耀淮 (143)
31. 包汉生组织的暗杀党.....徐泉法 (147)
32. 章晓光参加忠救军的经过.....吴新宇 钱耀淮 (149)
33. 江阴日伪军、警、宪、特各系统概况.....薛应龙 (154)

文物古迹

34. 心经碑幸存记.....吴朴诚 (161)
35. 江阴要塞炮台兴废.....江阴市志办供稿、徐建平执笔 (164)

1.我参加江阴要塞抗战的回忆

臧云萍

“九·一八”事变后，大家都知道中日两国之间，一场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敌我的武力情况是：在陆军方面我们是能同日寇周旋一下的。而在海空军方面，我们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尤其是海军，非但保不住领海，连长江也保不住。首都南京随时都有受敌海军袭击的可能。所以增强沿江要塞的国防力量，就成了当时战备中的急务。

原来我们沿江各要地，如、吴淞、江阴、镇江、南京、马当、湖口、田家镇等处，从清朝起就有了江防炮台。但是欲用这些旧时代的旧式火炮、胡子官兵来保卫长江，打国际战争，实在是难当此任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有鉴于此，乃在军政部设置了要塞科，负责增强沿江各要塞的防务。

在南京炮兵学校里设立了要塞科学员队，招收军校毕业的现职炮兵科尉官，学习要塞军事。1936年底要塞科学员队第一期毕业，那时从德国买来的新式要塞炮，也已分别安装在沿江各要塞。1937年1月炮校举办的第一期要塞科干部训练班（即军官班）原定一年毕业，学校地点在南京汤山。学员以原要塞科学员队第一期毕业生为主，都是招的高初中毕业生的志愿兵。下设军士班、学兵班。我是从炮校普通第四期学员队毕业后，转入要塞科干训班军官班的，当时是中尉阶级，是以黄埔军校的中尉区队长资格来炮校深造的。1937年8月12日从课堂

上调出我们十个同学与下设的军士班、学兵班的同学们编成了两个八八炮炮台的队伍。八八炮是从德国买来的二十门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射程10800米，海陆空三用，当时在我国高射炮中为最先进，称为甲种高射炮，分别配置在南京、江阴、武汉。我奉命到江阴参战，任甲一台上尉台附，李诚中少校（炮校教官）任台长，另一名台附是朱宗尧上尉，甲二台的台长是陈××少校（炮校教官）。

那时我们的海军不堪与日寇一战，害怕日舰沿长江冲入内地。所以除在沿江增设新式要塞炮台外，又把大部分军舰上的武器拆下来，把舰体用铁链连起来，沉在江阴要塞东边的长江内，加上电雷等，构成了横断长江的“封锁线”，用以阻止敌舰西上。

淞沪战役后，日寇打算首先打开这条封锁线，以便从江阴登陆威胁我淞沪野战军的侧背，又可冲到下关逼近首都作城下之盟，声称“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决定在8月13、14、15日以海空军联合强袭我江阴要塞，打开封锁线。

为使已安装在江阴的甲三台、甲四台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军部决定从炮校早已准备好的要塞科干部训练班中编成的我们这两台官兵，往江阴参加战斗。

我们从操场开车出校门时，送行的同学们早已站好，在他们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的口号声中离开了汤山炮校。下午四时到达江阴要塞山下，饱餐了劳军的伙食，立即登山进入甲三台、甲四台的八八炮阵地。

次日拂晓，敌果以海空军联合向我进攻。从望远镜里看，敌舰是十艘，天空上飞机最多时有60架。我方参战的是江阴要塞全员和宁海、平海两条兵舰，还有临时配属的三、七公分口径的野战高射炮及高射机枪等。

我台的八八炮对江面和对空中同时作战，打飞机的命中率很低，但对敌军舰则威胁很大。每当我八八炮弹落入敌舰队时，立见其队形发生混乱。双方互相轰击连续三天三夜，最激烈时打得敌舰队四周水花、火花、碎片、碎物飞舞天空，乱成一团，同时也打得我方阵地天昏地暗，听觉视觉几乎丧失。当我从望远镜里看到我八八炮弹打中敌舰时，我高兴地高喊着“打中了！打中了！”我这个在“九·一八”晚间逃出沈阳的东北学生，今天能“手刃仇虏”，感到无比的安慰与激动。

15日中午电话线被炸断了，我台同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络，于是李台长命我下山到司令部去报告战况。许康司令对我台的战斗给了很高的评价。因我们是临时调来的客军，所以他对我们格外客气。15日晚，我们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结束了，我们胜利了。敌舰队或沉没，或带伤撤走，飞机也不敢再来，我们的封锁线保住了。但我们的两条兵舰：一艘沉没，一艘重伤。江阴炮台的各个阵地都被打得支离破碎。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各炮台周围的花草树木全成了灰烬。

这就是江阴要塞的首次抗日战争，也是淞沪战役的一部分。

在江阴战役中最令人气愤的，是敌谍和汉奸活动。在我们三天三夜的殊死战斗中，他们随时都打信号弹为敌人指示目标。我亲自带兵向信号弹发出的方向去搜捕三次，遇到的都是前来捕贼的“友军”，一个谍奸也没捕到。可当我回到阵地继续射击时，信号弹照样出现在我们的头上。可见汉奸敌谍就在江阴要塞的官兵中。后来，我得知日寇早在好多年前，就在我们沿江要塞和军队中培育了敌谍。

淞沪战役历时百余日，日寇投入的兵力三十万。我方投入的兵力是四十万，占当时蒋介石实际能调动的兵力的三分之一，

是南京政府与日寇的一次主力战。战斗中我军面对优势武器之敌，毫不气馁，前仆后继、浴血杀敌，消灭日寇四万多，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鲸吞中华民族的迷梦。但由于南京政府无能，国内政局不稳定，大本营动摇，指挥错乱，加上武器落后，上海终于沦陷。我们“八·一五”保守下来的江阴封锁线也终于被破灭，南京很快地被敌人占领。

注：瀛云萍，原黄埔军校教官，战术研究学校六期生，曾参加江阴要塞抗战。现为大连市民革成员，黄埔同学会会员，大连师范学院退休教师。

适园题名

适园是江阴城内著名的一座有山有水玲珑精致的家庭园林。本刊上辑载有《适园简介》。当时，因手头资料有限，对园中亭、榭、阁、轩诸名，难以详述。今由园主之孙陈以鸿提供珍藏的《陈寄舫（号式金，适园创建人）行状》一文，今录其中有关一节，作为《适园简介》的补充：

“临池精舍颜曰水流云在之轩，东曰响秋即易画轩，迤北曰得爽亭，间南正室三楹曰得蝶饶云山馆，西南隅斗室曰秋入涵波”。

2. 日寇蹂躏顾山纪实

陶廷柱

1937年11月21日（农历10月19日），一支从常熟白茆港口登陆的日军冲锋队，窜进了顾山地区。接踵而来的是日寇的大批部队，旬日之间，从顾山过境西去的约有十几万人。于是一场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浩劫开始了。

11月21日，日寇冲锋队，从常熟县的周家码头（今属张家港市），分数路侵入顾山地区。他们头戴武士帽、身穿土黄色军装、手持三八式长枪，一路窜入红豆村后就四散开来，有一小队进入陈俞家堂时，村民闻讯纷纷逃跑。一个名叫福妹的姑娘，刚跨出门口，被日寇看见，顿时发出嗷嗷叫声，群逐而来。姑娘急中生智，迅即转身退回屋内，从后门逃走，未受其害。日军追到屋内，找不到福妹，见到患重病躺在床上的俞老太太，举枪就把俞老太太打死，鲜血淌满床上。另外几个日寇发现浴缸间躲着两个姑娘，兽性大发，轮奸了她们，使姑娘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日寇走后，一个姑娘的母亲回来见状，急忙叫人抬起两个姑娘，进行抢救，才幸免一死。

另外几股日寇分别窜进陆家堂、赵家堂、界泾岸、肖家堂、红豆村下、陈罗家堂、邓巷、陆家宅基等村庄，枪杀村民七人，奸淫妇女三人，烧毁房屋66间，赵家堂宅基化为一片焦土。他们还放火把刚登场的53个稻垛，约四百多亩田的稻谷化为灰

烬。铁蹄到处，把各户人家的家具什物砸坏，还把塘前村周培初家的一头耕牛抢走驮物，村民损失惨重。

日寇在红豆村烧杀掳掠后，又继续南窜，进入古塘，然后去顾山镇。沿途枪杀村民10人，奸淫妇女14人，古塘巷王彩妹和祖母李氏，为免遭日寇凌辱，双双投河自尽。在此同时，日寇因天雨路滑，就把尚未脱粒的稻垛推倒，拉去铺路，糟践稻谷七十多亩。

另一路日寇，从周家码头直奔顾山镇，约在上午八时左右到达顾山镇东巷门，守住巷门。每见一个行人出来，举枪就打，未几很多人被害。到中午，日军见无反抗，便进入东街，挨户搜索，当走进东巷门口开豆腐店的陈小大家时，发现他家藏着其父练武术用的一把单刀，就把他家大小五口捅死，适陈小大在外，幸免遇难。还有东街上的唐仲庆、王祖宜、陈歧林家二人、周而成、唐重连，中市大湾上的顾阿文、顾阿二兄弟二人等，都被枪杀而死。庵前浜的老皮匠瞿仁林、唐奎南被活活打死。常熟支塘人平楚材，来顾山寻找逃散的妻儿，也遭日寇戕害。镇上少妇章氏，被日寇奸污后，又用竹竿塞进阴户活活戳死。还有十八岁的胡某少女，抗拒日寇强奸，跳河自尽。如此惨无人道的兽行，令人发指！

顾山罹祸最惨的要数东巷门内做裁缝的陈根福家。他家八口人，悉数遇难，连刚生下未满二个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罹难经过是这样的：陈根福的大女儿嫁给一位国民党的副军长名叫黄俊的做姨太太，女儿曾寄给父亲一张丈夫着军装的照片。陈根福就把照片嵌入镜框里，悬挂在过堂里，以夸耀乡里。不料却因此而全家惨遭杀身之祸。那天，日寇进入顾山东巷门后，陈根福和部分居民一样，误信国民党宣传前线胜利的消息，以为这队日寇是国民党军队调防过境的，就没有逃避。有个满脸

横肉三角眼，嘴上蓄着八字胡子，腰里挂着指挥刀，并会说中国话的日寇军官，率领一支日本兵闯入陈根福家中，发现过堂墙壁上挂着一张军官照片，就假仁假义地装着笑脸，表示出很热络又谦恭的样子，请陈根福全家前来聚谈聚谈，轧个朋友。陈根福信以为真，就把儿子、媳妇、小女、孙女儿们一个不缺地全部召集到家中。日寇军官马上现出狰狞面目，发出命令，叫跟随的士兵动手，把陈根福一家老老少少八个人，五花大绑地串连在一根长绳上，还逼着母亲把婴儿也带跑。日寇军官大声叱喝：“开路！”一个士兵就在前面牵着一串人，其他一群士兵横目竖眉、杀气腾腾地持枪护行监视，（日军军官紧跟后面押队），蜂拥向西行去。难胞有走得慢的或稍微挣扎一下，日寇就不顾死活地用枪托狠砸。蒙难者觳觫颤慄，泪如雨下，呼爹喊娘，哭叫连天。日寇把陈根福全家八口人赶到西街轮船码头上停下来，日寇军官发出命令叫他们面河而跪，并鸣笛戒严，刀枪齐举，摆下大屠杀的杀人场。当日寇军官再发出“撕啦！撕啦！”的命令时，日本士兵高高举起锃亮的倭刀，在一排跪着的难胞背后，猛力地一刀一个、一刀一个，有的一刀颈不断，再连砍几刀，一个个颈脖子里的一股股鲜血向上直喷，河岸上股红的鲜血流淌着，有的头颅滚到河里，没有滚到河里的头颅和尸体，被这些野兽一一扔进三角潭里。连那未满两个月的婴儿，也被摔到潭里。在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之时，蒙难者的惊呼声、惨叫声、号啕啜泣声、高唤救命声，声声贯耳，惨不忍闻。然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们，反而发出欢呼声、喝彩声，以及得意忘形的鼓掌声，与之组成悲惨与凶残的交响曲，真是腥风血雨，神人共愤！

21日上午，日寇在顾山镇上肆虐的同时，日机也在顾山地区上空低飞扫射。顾山村的前中行里的田里，被日机机枪

扫射死亡七人，一个是当地农民张展其，其余六人为逃难来顾山的常熟人。当天，陆地上的日寇窜犯顾北村的中行里时，枪杀村民三人，常熟难民一人。到水渠里又枪杀村民一人，奸淫妇女六人。

日寇在顾山镇大肆杀戮、奸淫、掳掠后，又继续向西窜犯，把在顾山镇拉夫去的周勉臣带到白水龙头桥上，用刺刀捅死倒竖在河里，一个月后家属才发现尸体。这一批日寇由此分为两支，一支从塘市巷小村前向陈市走去，远见两名国民党溃兵，举枪打死在田野里。还有一支日寇，走到四三房巷宿营，遍寻妇女，未及逃走的三名妇女遭轮奸。日寇并四出搜捕食物，共宰杀猪十头，牛二头，鸡鸭不计其数。

第二天清晨，十几个日寇走出营地，到郭老岐家里，把躲在他家的郭阿英、郭阿庆、郭阿五、郭召全及郭老岐父子等十三人全都捆绑起来，赶到天井里，一个一个的枪杀，枪杀一个推倒一个，郭老岐被连射七枪才倒下。难胞蒙难时的惨叫、嚎啕声，回荡村宇，撕心裂胆。郭老岐父子遭难后，妻子痛不欲生，也于当天晚上投河身亡。单四三房巷一个自然村遇难同胞就有22人之众，年轻的几乎被枪杀尽。塘庄、界泾桥、石桥头三处亦被日寇各枪杀一人。这群野兽，在顾西村枪杀我同胞27人，糟踏妇女13人，临跑时还放火烧毁房屋31间，四房巷上的8户人家的15间草房全部化为灰烬，整个宅基成为一片焦土。

还有一路日寇，从周家码头，过塘前村，直奔周东庄，天已傍晚，驻在周学文家。村上大多数的人，早已闻风逃避，只剩下几个老年人和少数未及逃跑的年轻人。日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印着“好良民”、下署“针网队”的小白布条，以示安抚。日军住下后，就在全村搜捉鸡鸭，胁迫老年人为他们烧烤。周

吉庆老人的儿子和生，因为不让日寇捕捉鸡鸭而被打死。周吉庆闻讯后，不顾一切地放下烧火活，泣不成声地赶回家去料理儿子的后事。

22日清晨，一群日寇从周东庄窜到南新宅基搜寻妇女，当看到几个躲在一垛墙角里的几个妇女，不论老少，都被拉进屋里去轮奸。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周某，当听到孙女儿呼救时，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护卫，日寇举起刺刀，把他捅死在地上。

日寇骚扰水平村后，又窜到新龚村，沿途放火打枪，烧毁房屋29间，枪杀吴部塘宅基少女1人，打伤3人。日寇西行到李家桥时，听到桥南鸭棚里的群鸭嘎嘎的叫声，就放射燃烧弹，顿时火光满天，八间鸭棚和五百多只鸭子全部烧光。这一队日寇过桥西行，到长泾东街湾头上，遇上败退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还有一队日寇就进李家桥村搜索，放火烧毁房屋八间，强奸妇女7人。李厚基老人看见日寇烧房子焚稻垛，上前阻止，日寇随即举起枪托狠狠地当头打下去，把他头上打了一个大洞，昏倒在地，鲜血直流。后来医治无效，不到两个月，就抛下双眼瞎的老伴，离开人间。

日寇冲锋队蹂躏顾山以后，接着是大批日寇陆续过境，有的在顾山宿营，多数直奔西去。二十二日晨，一批日寇冲进古塘村的西村，王陶宝正在吃早饭，日寇举枪就把他打死在饭桌上。23日，又有一千多日寇，有的骑着高头大马，经过西村进行搜索，把顾山东街的张专岐，打死在西村里东宅基的田岸上，把王桂生绑在木梯上，灌冷水，受尽酷刑，幸免一死。最后纵火烧掉半个宅基30间房屋，弄得十多户人家无家可归。

还有一批日寇走到顾山西街，见典当门紧闭，轰撞不开，